

大德高僧的中华禅墨

►星云大师的一笔字
(1927-2023, 佛光山开山宗长)

星云大师的一笔字是他晚年患眼疾后的独创,不论内容多寡,都是一气呵成,一笔挥就,书迹如万岁枯藤、云水苍茫却骨力洞达、磊落动人,禅者襟怀扑纸而来,难能可贵的是,大师将佛语禅句化作世间平常语言和祝福,一片悲心透过纸笔传递给世间大众。书法和人心,有了一个更好的时空链接。

“给人信心,给人欢喜,给人方便,给人希望”,今天再读这些语句更觉弥珍。

►星云 福星高照



►明学长老
(1923-2016,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咨议委员会主席)

明学长老的字,很稚拙,很严谨的稚拙,他只写楷体,笔笔端正,笔笔送到,但是在端正之间,貌似的不周到和勉强,却意趣横生,别样的姿态。

古拙吗? 端庄吗? 威严吗? 童趣吗? 都是,又都不是。老是看不透明老的字,老是参不透明老的字,却吸引着我。

每一次来灵岩山都会看看长老,看到长老越来越缓慢的动作,看到他抖抖索索地铺纸写字,很慢很慢,慢到笔尖在纸上,几乎是一点一点点过去的。

明学长老的字,就是他的人,非常非常的朴实,朴素到只有是,没有否。

►明学 一念心清净



►一诚长老
(1927-2017,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)

一诚长老的字,纯洁透明。

一老的字,线条温润中实,极近篆隶的线条,中锋用笔的妙用,撇捺功夫又特别好,法度森严却又一任自然。他的字,因为有非常好的唐楷功夫,绵里藏针,起收自如。线不粗,却起笔含藏。再细,也是藏锋直入,不会出现主角和尖锐。

老一辈修道人的禅墨中,像一老这样的技术纯度,是罕见的。

一老长期写颜楷,锥画沙,屋漏痕,地地道道的。颜楷写得很温和,由温和而至柔软。字形散开了,神采便呼之而出。

他的字,几乎把书法中的矛盾都集中在了一处,却又轻松避让和解决了。

字形的烂漫,结构的无住,又把这种技术的纯度高明地掩盖了起来,很不易觉察。

于是觉得看一老的字,要安静地、平等地去体会他的心。体会这颗柔软的心,才能体会这同样柔软的字。

一老的字,由于身体和精力的衰退,有过一个失控和可控之间的阶段,雄心散漫,异常的美丽。



一诚 闲看尘对对联

►本焕长老
(1907-2012, 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)

本焕老和尚的字,是堂堂“大人字”,大海不扬波,格局很大,特别的庙堂气。

本老的字,似乎是从唐楷中来,颜真卿楷书大字泱泱风烈的气象和风骨与本老特别呼应,本老写字毛笔打得开,收得拢,笔笔站得住,字字立得牢。稳当当如泰岳,大风吹不跑。九十多岁时的字,《东方朔画赞》、《颜家庙碑》的用笔、结体特别接近,特别庄严。

百岁前后的字也突然变化了,放松了,大开大合起来,结构的通透敬让,用笔的天真自然,这时的字由威严而现童心,之前唐楷颜真卿的底子依然还在,这股正气老人家守了一辈子,写字时却多了些隋人楷书以及北朝碑记的灵动和自由。

通会之际,人书俱老。

百岁后的墨迹,用笔依然果断,磊磊落落,近看墨色沉着静穆,远看去却亮晶晶的一片,鲜活古润。一个个字像莲花在迎风而动。百岁之际,本焕长老的字已步入苍润老境,胸中海岳尽在点画之中了。

书为心画,本老的字又是一例实证。



本焕 一心求佛